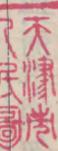


烈皇小識

明季稗史彙編



烈皇小識卷之四



癸酉應天鄉試論題聖心如日明水清墨海多用

青山綠水等句皆性理中語也上閱之大駭

御筆塗出文理紕繆者八卷以禮部不行糾駁

回奏反行曲庇尙書李康先閑住主考庶子丁

進降調舉人李懷王佩等停革有差

烏程倡論行取知推考選館員於是徐開禧胡守

恒張居賴垓林增志王用子梁兆陽郭之祥李

仕淳李景濂魯元寵薛所蘊等十三人考授編

烈皇小識

卷四

一

修簡討等官十二月十九日始命下又考選徐

耀范淑秦之麒宋學顯辜朝薦葉向標荆可棟

李汝璩商用初等爲給事中鄧鉞張肯堂張纘

魯劉呈瑞張孫振等爲御史其改授者張孫振

擬兵部而上改御史鄭爾說擬御史而上改刑

部爾說曾疏叅溫王二輔者也

崇德知縣龔立本考選授兵馬張孫振爲歸安知

縣係烏程父母官有粵援因拉龔同營捷徑先

是龔夢有人言他日有張姓者邀與同事慎勿

預至是龔果辭張遂由他途改換御史

溫體仁烏程籍歸安人王應熊巴縣人同惡相濟
吳宗達奉行兩人意自毫無短長時目爲篋片
適禮部尙書黃士俊丁未狀元左右侍郎孔貞
運陳子壯已未榜眼探花京師爲之語曰禮部
重開天榜狀元榜眼探花有些惶恐黃孔內閣
翻成妓館烏歸王巴篋片總是遭瘟溫一時傳
以爲笑雖云出輕薄少年手然赫赫師尹而令
人鄙夷至此其生平亦可見矣

烈皇小識

卷四

二

是年正月降賊王剛王之臣等至太原挾賞巡撫
戴君恩誘剛等斬之王之臣卽豹五也而岢嵐
大盜高嘉計號險道神者尤橫會山陝大旱飢
民投賊者甚衆南賊自鄖陽薄穀城掠新堃光
化襄陽一時六路賊俱集官兵大不能支賊遂
圍均州掠荆門景陵陷房縣及保康

陝西賊陷洵陽西鄉土寇乘之漢中震動賊遂連
陷紫陽平利白河圍興安兵備王在臺固守適
洪承疇赴援乃退破鳳縣

二月特設五省總督以延綏巡撫陳奇瑜爲之去歲廷議流賊孔熾擬特設總督共推兵部侍郎汪慶伯慶伯不欲往烏程力庇之遂止不設至是始設用奇瑜受命檄諸將會兵于陝州賊在漢南者爲士人所拒乃趨夔州入四川矣上發帑金五萬兩命御史梁炳賑濟山西山陝自去秋八月至是不雨大饑人相食永寧州民蘇倚哥至食其父母

張應昌兵敗于均州賊還屯助陽之黃龍灘分三

烈皇小識

卷四

三

股一雒陽一趨浙州一趨盧氏時調寧遠邊兵勦賊加副將張外嘉爲總兵統之行之中途餉不時給遼丁直闕至帳下外嘉撫馭無術遂遇害遼丁結隊潰八流賊營中

四川賊復入陝陷兩當鳳縣將由陽平關渡河趨鞏昌洪承疇追至成縣見賊勢方盛乃檄副總兵賀人龍劉成功等統兵赴藍田夾擊賊南奔漢中承疇令斷棧道據守雞頭關賊不得前從間道犯城固洋縣官兵禦却之南犯川中而川

兵復扼守諸險賊首李自成張獻忠等坐困于漢中之車箱峽會連兩二旬餘賊饑無所得食賊馬乏芻死者過半弓矢俱脫指日束手就擒矣李自成等大窘乃求撫密遣人賄奇瑜每撫一名納銀五十兩奇瑜利其賄許之凡降賊三萬四千有奇勒令還鄉仍歸原籍檄諸軍按甲無動每百人以一安撫官押送所過郡邑爲具糗糧傳送之旣度棧道出諸險口至草涼樓地方一夜衆賊盡縛諸安撫官或殺或割耳或杖責或縛而擲之道旁攻掠寶雞麟游等處始縱橫不可制矣

列皇小識

卷四

四

七月陝西賊陷文縣官兵逐之東走網峪川遂陷同官旣而走鳳翔趨汧陽隴川初賊之甫叛也猝至鳳翔西關口稱奉督撫檄安插城內守臣知其詐給以門不敢啟須繩上城先登三十六人盡殺之總督陳奇瑜因借爲辭劾地方官紳撓債撫局以激上怒於是知縣李加彥紳衿孫鵬等皆逮問下獄

洪承疇知降賊復叛統兵進勦至岐山賊衆大至
承疇兵僅三千張疑設伏賊遂趨耀州時漢中
兵三千四百有奇總兵左光先等將之臨鞏兵
三千五百總兵孫顯祖等將之平涼兵二千副
總兵艾萬年將之止可城守總兵張全昌等統
兵六千專視賊所向以爲援勦是時涇獮甚烽
火直徹于耀州富平三原涇陽叛兵楊國棟擁
三千騎披雙鎧直抵西安城下乞撫巡按范復
粹不敢應巡撫練國事在鄠縣聞之馳還登南

烈皇小識

卷四

五

城檄國棟至語一日未決度不受撫必西走盩
厔密檄沿途官兵飭備更設伏于盩屋之夾水
溝時禾茂泥淖騎不任馳伏發殲其半一賊斬
國棟以獻餘入終南山賊混世王等從鳳翔東
趨欲犯西安洪承疇一夜馳入西安檄諸路兵
赴西安合擊之賊至西安東境官兵以力疲不
能出承疇恐賊東出潼關先令張全昌曹變蛟
間道趨渭南遏其前而自帥兵駐潼關紅鄉溝
賊至游擊李効祖栢永鎮力戰賊却不得入關

因登玉山承疇馳赴藍田欲從山後間道勦之
賊懼夜走商南初老回回等先據雒南山中今
又益以諸賊共阻險自守承疇帥諸將駐潼關
大谷口以防其出仍飭備閬鄉靈寶等處閏八
月關西賊陷隴州屯城中浹月參將賀人龍勦
之賊圍之數重十月承疇遣左光先等援之圍
始解而西走之賊陷靈臺及崇信白水又至涇
州是時北至慶陽西至鞏昌西北至邠州永壽
西南至蓋屋郿縣遍地皆賊衆殆二十餘萬陳
奇瑜至是始悔乃勉強分兵堵禦而力已不支
矣御史傅永疏言漢南降盜陷城破邑所在騷
然皆由陳奇瑜專主招撫謂盜已革心不許道
途訊詰故郡邑不敢問開門指盜勦撫兩妨皆
奇瑜之流毒也十月上以秦賊猖獗逮陝西巡
撫練國事以李喬代之十一月陳奇瑜削職聽
勘時廷論俱罪奇瑜悞國應逮問正法而烏程
一力護持僅遣戍李自成於七月陷澄城圍郟
陽聞洪承疇至解圍去轉寇平涼邠州八月陷

咸寧殺知縣趙濟昌適承疇至西走乾州十月
左光先擊自成於高陵富平間斬首四百餘級
自成佯求撫于監軍劉三顧真寧知縣王家永
遼出城招撫失其印三顧卽登陴拒守自成乃
奔邠州張獻忠同自成陷澄城轉掠平涼閏八
月自成先鋒高傑降于副將賀人龍

七月鄖陽撫治盧象昇勦竹山竹谿諸賊連戰斬
七百餘級復敗之于硤石墮崖及投水者又千
餘人

烈皇小識

卷四

七

十二月進洪承疇兵部尙書總督五省先是西寧
兵變兵備孔聞籍闔室自焚承疇還師定亂賊
遂陷隴州汧陽西寧既定承疇整師而東賊悉
衆東奔分道盡入河南集汝雒間左良玉軍泚
池總兵陳永福令鄧玘軍南陽

八年乙亥正月下吏部左侍郎張捷于獄張捷自
薦呂純如之後倚烏程爲輿援乞休疏凡三十
二上皆溫旨不允疏內唁唁狂吠無復顧忌最
後奉旨張捷佐計在邇着卽出供職正擬于計

典肆其兇鋒而適有御史劉宗祥之疏先是宗祥巡按四川成都知縣賀儒修者張捷姻也捷特作柬託宗祥欲得卓異一舉華陽一調末又有忠言不入朝事日非等語宗祥入川儒修狼籍甚者宗祥不能諱據實糾劾有旨革職逮問捷大還恨時宗祥回道考核捷一力把持擬加重譴宗祥具疏剖辨以捷手書上聞宗祥甫投疏還過太常少卿祝世美告之故世美力止以爲不可急趨會極門取索原疏則已封進御前

烈皇小識

卷四

八

矣次日旨下張捷革職提問後都察院擬宗祥降三級調外任御筆批劉宗祥着回道管事

二月流賊犯鳳陽焚燬皇陵報至傳輟經筵是日十二正當開講也百官皆角素九卿上慰安公疏二十四日乙巳上御布袍慰祭太廟二十六日丁未廷遣附馬都尉王曷慰告皇陵百官俱布服從事下詔罪已減膳撤樂隨命逮鳳陽巡撫楊一鵬巡按吳振纓下之獄振纓者烏程幕咎也在臺中七年規避不差及甲戌臺中沸然

謂此番吳再規避當上公疏以正臺規振纓不
得已乃就差次應得貴州胡平運應得鳳陽振
纓挾以烏程之勢請以貴州易鳳陽蓋鳳廬淮
揚素稱擅地又與浙江鄰近平運因壓于烏程
從之至是以陵寢失事同一鵬被逮一鵬正法
振纓以烏程力庇僅從遣戍然烏程爲振纓祈
哀大瑞屈膝者再閤體皆掃地矣

又楊一鵬者筮仕成都府推官遊蛾眉山有狂僧
踞佛座晚楊而笑曰汝猶記下地時行路遠啼

烈皇小識

卷四

九

哭數日夜吾撫汝頂而止耶楊追憶兒時事大
驚異曲致禮焉因留同宿耳語達旦臨別囑曰
二十年後當會汝于淮上及是楊開府淮安一
日薄暮有野僧擊鼓稱栽眉山萬世尊寄書發
函得絕句詩七首急索寄書僧已不知所往矣
未幾流賊犯鳳陽焚祖陵楊坐失事論死其詩
始傳于世其詩云謫向人間僅一週而今限滿
恐難留清虛有約毋相負好覓當年范蠡舟其
二云業風吹破進賢冠生死關頭着脚難六百

年來今一遇莫將大事等閒看其三云浪遊生
死豈男兒教外真傳別有師富貴神仙君兩得
尚牽韁鎖戀狂癡其四云難將蟒玉拒無常勳
業終歸土一方欲問後來神妙處碧天齊擁紫
金光其五云願求法旨不容違仙律森嚴敢洩
機楚水吳山相共聚與君同跨片霞飛末二首
不傳萬世尊卽前狂僧也密語受記楊之子稍
向人吐露揚聞而訶之臨刑神氣如常時預知
定數不可違也事頗怪并附記

烈皇小識

卷四

十

先臣上皇陵震動疏略曰頃者流賊不靖乃致侵
犯皇陵焚燒禋殿則真古今未有之奇變君辱
臣死之秋也顧不亟滅賊無以洩神人之憤而
不追溯亂源亦無以施勘定之功天縱神明如
皇上勵精圖治如皇上而紛紜恇擾寇盜相尋
斯其說在易之蠱矣揆之敗壞必易世而後見
故文皆以幹蠱爲辭明前人養其疾至後人始
受之也皇上御極于乾剛解紐國步幾危之日
一番振滌日月重光深得先甲之維新而于後

甲之丁寧似稍略焉蓋戊己之際廢籍諸臣彙
征連茹而謀國罔效邊疆失事以致聖衷懷疑
羣邪伺隙沿至於今繆種漸芽蔓延滋長孤陽
時翳于陰暖砥柱莫挽于狂瀾魍魎或嘯舞于
離明狐鼠且縱橫于城社逆氣足以召逆妖氛
足以成妖此致亂之原也堂陛之地欺猜愈深
朝野之間刻削日甚縉紳蹙靡騁之懷士子嗟
東濕之困商旅咨歎百工失業本猶全盛之海
宇忽見無聊之景色此又致亂之源也邊事既

烈皇小識

卷四

七

壞修舉無謀兵不精而日增餉隨兵而日益餉
增賦重賦重則刑繁復乘之以天災加之以饑
饉而守牧惕功令之嚴畏參罰之峻不得不舉
鳩形鵠面無食無衣之赤子而笞之禁之使愁
苦之氣上薄於天皇上雖有卹民惠下之德意
而九重邃密何由得聞下民無知直謂有司仇
我虐我今而後得反之也此又致亂之源也將
無紀律兵無行伍淫污殺劫慘不可言尾賊而
往莫敢奮臂所報之級半是良民民間遂有賊

兵如梳官兵如櫛之謠民安得不爲盜盜安得不日繁此又致亂之源也具此亂源而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反躬省己加膝墮淵總由恩怨張羅布網費盡機關試觀數年以來所爲整綱肅紀者何事推賢用能者何人安內攘外者何道富國強兵者何策卽如流賊一事飄忽已久旣失一夫當關之事縱虎出林復悞各撫分鎮之謀教猱升木今日廟社怨恫幽明胥痛國事至此諸臣之肉豈足食乎凡食君之祿擔君

烈皇小識

卷四

三

之爵者皆當伏鐵鎖之誅膺放流之典固非角素盈朝可以塞責慰安一疏可以畢事者也在皇上宜赫然一怒以安天下發哀痛之詔明罪己之懷按失事之誅正悞國之罪行撫綏之實蠲民間之積逋使豈弟循良民得專意于牧明徐議財源之瘠無徒竭澤之魚盡斥患得患失之鄙夫廣集羣策羣力以定亂蠱之象曰振民有德蓋振取蕩滌之義育爲有補救之方若復養癰不決弛瑟不張俞弗無聞而但云有旨矣

方圯既極而尙言戴罪立功忽忽悠悠將奚底止哉奉旨本內追溯亂源亟圖妙算殊屬剴切併理財用人等事該部悉心籌畫以備採擇

三月陞盧象昇兵部左侍郎總督五省軍務賜尙方劍統關遼兵勦東南賊洪承疇勦西北賊陞山東巡撫朱大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同象昇協勦遼河南巡撫元默以陳必謙代之

復召大學士何如寵堅以疾請允之東閣直房前第一間爲首輔所居若未正首輔之稱者雖次

烈皇小識

卷四

三

敘第一不敢居也桐城再召疏辭不允勉強就道至臨淮復以病堅辭始蒙俞允烏程竭力邀首輔之稱不可得端陽閣臣例有賜餼大瑞傳諭口稱首輔烏程卽開首輔之室居之

七月二十六日皇上闕門偏召羣臣試以票擬先臣以病不能出倪庶子元璐無病而亦不出二十日旨下吏部取姜逢元陳子壯先臣張至發蔡奕琛張元佐閔仲儼馬之驥張居九人履歷次日廷推林鈺孫慎行劉宗周三人閣票再推

幾員來看越三日御筆批兵部馬上差人召來
七月二十六日奉旨文震孟及張至發俱陞禮
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卽行入閣與首輔體
仁等協同辦事閣中初票禮部尙書御筆批禮
部左侍郎真特達之知也二十八日上辭疏二
十九日旨下八月初二日復上辭疏午上而旨
未刻卽下次日卽宣聖諭盡徹各鎮監視內官
其有拱己以聽之意先臣欲堅以病辭香山力
止以爲不可遂于十三日面恩入閣辦事

烈皇小識

卷四

十四

罷各鎮監視太監諭曰朕御極之初撤還內鎮舉
天下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圖罔
恤民艱廉謹者又迂疎無通論己巳之冬京城
被攻宗社震驚此士大夫負國家也朕不得已
用成祖監理之例分遣內臣監視添設兩部總
理雖一時權宜亦欲諸臣省咎引罪今經制粗
定兵餉稍清諸臣應亦省改其將總理監視等
官盡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張彝憲俟漕竣卽
同監供職惟闕寧密邇奴寇高起潛着卽去總

監字樣督理如故

先臣供事日講上甚屬意宮中嘗言文震孟到閣中到好只是他還是板金繙時先臣官少詹止四品也烏程偵知之年終講官應敘勞題陞先臣應陞正詹烏程寢閣不題傅祭酒冠應陞正詹仍陞少詹阻遏後進亦已甚矣六月至八月烏程大病不能起上乃異用爾時使烏程不病此舉不可伸也

時聖恩深重捐軀莫能圖報而爾時天下事

烈皇小識

卷四

五

實有不可爲者政府之事權日輕貂璫之盤踞已久能盡削之以歸中書乎疆場之飭備無期內地之流毒愈熾誰爲宗岳之選乎真小人張弧以伺我隙僞君子甘言以售其奸能一一燭照之俾勿墮其網乎雖欲佐聖天子以轉移天下將安從措手也竊爲先臣計不若堅以病辭使聖天子知能辭宰輔者惟先臣一人耳宋神宗論溫公辭樞密曰若他人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惜乎香山諸公見

不及此也

上爲流寇事於二十一日召閣臣及府部科道官
平臺對面諸臣各有敷陳先臣奏今調官兵勦
賊本以爲衛民也乃官兵不能勦賊反以殃民
以致民間有賊兵如赫官兵如楸之謠今惟嚴
申號令凡兵丁擾害民者必殺無赦將官能鈐
束兵丁秋毫無犯監軍御史立刻奏聞破格優
擢上曰卿說得是又召八門內先臣奏民間團
聚村堡正人自爲守家自爲戰之意官兵不得

烈皇小識

卷四

七

以素糧爲名到處騷擾以致流賊亦冒妝官兵
混入村堡欲堵禦之則虞以殺傷官兵致干法
網欲拱手聽之則子女玉帛聽其捆載而去民
害何由得除寇氛何由得靖臣意請天語申飭
今後凡官丁所過地方官預備糗糧勿得以惡
草塞責違者參處兵丁亦不許入村堡違者聽
民間堵禦將官不得縱故五府中某有言此不
可行者先臣復相辨折時跪奏良久上曰先生
起來稱先生亦異數也

故事新參入直後以名帖同禮帖致意大璫大璫亦以名帖禮帖至意此舊規也先文肅由特簡入政府此例遂廢大璫曹化淳係王安名下素附正人疑先文肅有意外之託王安之姪中書某轉致同人且盛稱曹璫皈依先文肅之意又云若循例往來外廷惟所欲爲大璫無不奉命同人以告先文肅堅持不可曰極大璫之力使我不爲宰輔耳不爲宰輔於我何損而名帖既入此辱豈能洗耶同人乃止曹璫久不見復以

烈皇小識

卷四

七

爲大恥遂與烏程比而呼吸相應先文肅頓失聖眷蓋由于此

烏程於內廷凡有執事人員極小者節中俱有禮相候掌印及秉筆者又不必言先文肅乃孤行一意如此欲久居揆席得乎

先文肅壬戌廷試大璫王體仁以御批第一持名帖報喜舊例以晚生帖復之先文肅語其人曰我新進書生不知回帖怎麼寫今姑以原帖奉復蓋甫進卽與內奄抗薑桂之性老而彌竦如

此

時杭州解到龍段三萬匹內奄索賄不遂駕言不
中用令票旨駁還先文肅與烏程言龍段雖云
不堪御用然以充賜賚雜賞似亦無妨况三萬
匹入京不知費民財幾十萬若行駁還復造以
進民不堪命矣明主可以情告宜出一揭爲杭
民請命乞行暫收以後不以不堪者塞責烏程
不可票旨盡數駁還後徵之數年始克補解

總兵曹文詔以勦賊陣亡奉有卹典其子曹變蛟
烈皇小識

卷四

六

任副總兵有謝恩疏閣票者再四仍發出改票
御筆將奉卹典月日及上疏月日各加一點閣
臣咸不解其故後數日烏程入直反覆良久曰
得之矣乃卹典之旨尚新與謝恩疏日月不相
應蓋變蛟託人在京幹當遂旨後隨卽具疏卽
漢昭察霍光之明也乃票旨詰問其故次日卽
下先文肅謂烏程亦有小才謂此

浙江提學僉事黎元寬以文體事褫革元寬出揭
盡發烏程囑託諸私事謂執法不阿烏程修怨

所致御史姜思睿據揚具疏叅論給事中姜應
甲助之思睿疏有爲代草者事頗洩烏程乃得
預爲地上果主先入之言欲加降處屢發改票
先文肅與香山竭力調護得免

九月部推操江正爲太僕寺卿張元佐光祿寺卿
王道直陪上召對於暖閣元佐勦拾陳言率爾
殊甚道直兢兢言不能出口上點用道直後四
年己卯浙江巡按題涂必泓雲南巡按題王範
上亦召對必泓條奏兩浙利弊甚急上改王範
烈皇小識 卷四 九

此 巡按浙江必泓巡按雲南蓋聖意用人不測如
十月上以流賊未平震驚陵寢特頒聖諭遊正殿
撤樂減膳以初三日始居武英殿百官俱宿公
署閤臣俱宿于朝房詔曰朕以涼德纘承大統
不期倚任非人邊虜三入流寇七年師徒暴露
黎庶顛連國帑匱絀而徵課未已閹閹凋敝而
加派難停中夜思維不勝愧憤今年正月流氛
震驚皇陵祖恫民仇罪實在朕今調邊兵留新

餉立救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吏士勞苦饑寒深切朕念念其風餐露宿朕不敢獨臥重幃念其飲水食粗朕不敢獨享甘旨念其披堅冒險朕不敢獨衣文繡茲擇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非典禮事惟以青衣從事與我行間文武吏士共甘苦之以寇平之日爲止文武官其各省過梓厲用回天心以救民命

七日上御筆起用黃道周十日上御筆放王應熊此兩日烏程皆以待罪不入直而十日嘉善香

烈皇小識

卷四

三

山皆以暫假不入惟先文肅與鞏川司票擬說者謂巴縣之放先文肅實爲之由是忌者益耽耽不能旦夕容矣

給事中許譽卿削籍爲民福建石布政申紹芳草職法司提問譽卿由壬戎考選歷任工科都給事中計今十四年資俸俱極深以母老欲得南京太常少卿以便迎養同人俱不可德州遂欲題陞南缺先文肅愠甚語侵德州過當德州懷恨適臺省同時攻德州及總憲許公謂必須舍

德州而專攻總憲蓋總憲與烏程朋比肆惡尤不可緩戶科姚思孝業具彈章以德州總憲並列以許公言遂去德州德州稍稍相忘矣而御史張纘曾不通商確特疏獨參德州張寓與許比鄰德州疑此疏出先文肅及許公意又山東左布政勞永嘉輦金六萬兩主兵科宋之普家營陞登萊巡撫已入啟事矣勞故三案漏網諸臺省擬合力以攻之德州三過戶科宋學顯曲致殷勤求諸君稍徐之候旨下而攻之未晚蓋

烈皇小識

卷四

三

旨旣下則前金可分享也又曰勞公之勞座卽申公之座也申係寒家嫻戚時以右布政賚表入都瓜期已及蓋直以此相而臺省竟不能待交章連牘有旨登撫著另推而東省諸人又無不懷恨矣宋之普力從德州謂先文肅決不相容自當以銓席待南冢及大司農豈能久留汝耶德州已心動適又值張纘曾之疏以之普語爲信然遂具疏參譽卿與紹芳坐以爭官講缺而參紹芳中有憑藉輿援等語閣中相顧錯愕

嘉善謂爭官須有實跡當合回奏不應烏程票
而悍然搶去票旨云大干法紀著降級調用夫
旣云大干法紀矣而僅僅降調乎次日果改票
著削籍爲民先文肅力爭之不能得乃言科道
爲民極榮之事敬謝老先生玉成之又二日旨
下警卿爲民紹芳提問

十一月大學士何吾騶與先臣同罷許給事警卿
復有去國一疏參烏程烏程辨疏卽參先文肅
卽指前爲民極榮之語謂皇上所以鼓勵天下

烈皇小識

卷四

五

者止有此爵祿位號而文某乃云云以股肱心
膂之臣爲此悖倫滅法之語曰悖曰滅蓋深以
激聖怒也上覽之果怒有旨吾騶震孟不宜徇
私撓亂疏未及吾騶而旨突及之知烏程所以
相中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吾騶與先臣俱具
疏引罪再疏吾騶奉旨着致仕去先臣奉旨着
冠帶閒住去

下庶吉士鄭鄮于錦衣獄鄮爲壬戌庶吉士建言
蒙譴林居亦十四年矣與嘉善皆出華亭之門

稱先後同門鄭之得館選也宜興口誅筆罰不
少寬假鄭心怒之辛壬之際攻擊宜興烏程者
甚重鄭因昌言宜興決不可留而烏程實可大
用言路不當並攻嘉善心善其說既入政府卽
力譽鄭於烏程烏程唯唯嘉善郵寄鄭書謂當
急來吾致子情于烏程矣鄭復寄訊先文肅先
文肅力阻其來鄭反有愠心以文肅之相爲不
如嘉善也至是赴京補官嘉善復言于烏程謂
某已來是人可備老先生藥籠中物當以館職

烈皇小識

卷四

三

異之烏程復唯唯武進舊輔鄭族母舅也力毀
鄭於烏程烏程信之適時烏程新逐香山與先
文肅長安閱然不平其事鄭亦隨衆持憤激之
論烏程偵知之謂鄭特假語以欺嘉善耳遂具
疏糾鄭疏成語嘉善曰今爲鄭某事具疏當與
老先生同題嘉善欣然及取視則糾其杖母事
嘉善面赤股栗不能出一詞烏程冷笑曰固知
老先生不願預也遂獨具名以進上方欲以孝
弟風勵天下覽疏震怒下鄭于錦衣獄杖母者

鄭爲孝康時父振先私寵一婢爲嫡吳氏所虐
振先與子謀假亂先以休之吳氏懼甚願受杖
以贖罪卽令此婢行杖行之次鄭不禁失笑
吳氏大怒謂渠父子私搆此局徧懇三黨由是
喧傳有杖母之事然其事已三十年不可得而
究竟也

十二月在籍禮部左侍郎林鈺順天府尹劉宗周
行取到京有旨林鈺着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
入閣辦事劉宗周陞補工部右侍郎

烈皇小識

卷四

十四

是年二月流賊犯鳳陽先是總兵尤世威等統兵
扼守潼關諸隘口露宿凡十旬皆患疫癘不能
軍聞賊大至遂潰賊乃越盧氏超永寧轉陷滎
陽攻汜水屠之又破固始復分爲三路一趨鳳
陽一趨六合一趨潁毫潁州知州尹夢鰲判官
趙士宏率士民固守城破俱闔家殉難遂犯鳳
陽鳳陽無城郭賊至官軍無一人敢迎敵者賊
焚皇陵樓殿俱燼燔松柏三萬餘株殺守陵內
奄六十餘人縱放高墻罪宗百餘人留守朱國

率家丁巷戰斬賊二十七人力竭以死賊首掃地王太平王入府治知府顏容暄囚服匿獄中賊縱囚獲之賊首張蓋鼓吹杖容暄于堂下殺之推官萬文等六人武弁四十六人俱被殺士民被殺者數萬剖孕婦以視男女注嬰兒于槩觀其宛轉呼號以爲樂焚公私邸舍三千餘間光燭百里恣掠三日太監盧九德總兵楊御蕃統京營兵至南京兵亦至賊乃拔營趨廬州沿途殺掠無子遺陷巢縣殺知縣嚴覺攻舒城知烈皇小識

卷四

五

縣章可試塞三門止開一門以誘賊暗設坑以陷之賊入死者千餘人援兵亦漸相逼賊遂掠霍山抵廬江廬江歛金求免賊僞許之乘不意夜襲城城陷復陷無爲州

賊首滿天星張大受等攻桐城乘輿繞城呼降守將射中其腰遂趨潛大諸縣山民皆習獵以毒注矢人輒斃所在結寨殺賊賊遂走麻城

三月江北賊掠安慶陷潛山應天巡撫張國維率兵禦之江南兵素不習訓練猝與賊遇陸營守

備周祐望風先逃總練指揮包文達陣亡全軍潰散賊遂入湖廣陷麻城及羅田

斬黃民擒獲賊首爬天王身長八尺日啖人心數十雙目與髮肉俱赤自言此天亡我非我過也倡亂九年陷州縣十餘所向無敵今乃爲村民所擒豈非天哉解至軍門伏誅

總兵鄧玘爲叛兵殺于樊城玘素無紀律所將川兵潘掠尤甚俄騎營叛玘登樓以避之見勢逼赴火死舉營北竄惟步兵未動洪承疇令叅將

烈皇小識

卷四

三

賈繼選周繼元分統之

五月漢南賊陷寧羌曹文詔進勦夜至王峪賊伏險以待文詔擊之敗張全昌自咸陽出與平之東賀人龍入子午谷斷其南奔劉成功同游擊王永祥駐金牙關遏其北走賊夜渡河趨郿縣承疇亦渡河追之至王渠鎮賊方出恣掠賀人龍擊敗之追至大泥峪賊舍騎登山張全昌復擊之賊盡入終南山

六月隴西賊搖天動等襲陷西和曹文詔赴援詔

至婆羅寨大軍在後而賊十餘萬驟至力竭自
刎文詔敢戰能殺賊爲賊所畏報至官軍爲之
奪氣

陝西巡撫李喬革職議罪甘學潤代之

七月賊高迎祥張獻忠等陷澄城八月陷咸陽先
是賊翻川鵠降于承疇賊首高迎祥卽闖王屯
乾州承疇令翻山鵠說之不聽南走武功承疇
追擊敗之迎祥率大隊自武功盤屋分道渡河
十月張獻忠老獍獠突出潼關守將艾萬年等

烈皇小識

卷四

七

兵潰遂犯南鄧而一字王等部衆十餘萬高迎
祥統十二萬亦自潼關出犯閩卿靈寶大隊東
行塵埃漲天濶四十里絡繹百里老弱居中精
騎居外總兵祖寬左良玉兩軍相對遙望不敢
邀擊賊遂屯于陝州十一月祖寬破賊整齊王
千九萬賊潰而爲二東走偃鞏南走汝邾丙辰
羣賊大合于龍門白沙連營六十餘里祖寬分
兵襲擊張獻忠于姑家廟大敗之斬首千餘級
獻忠遂陷巢縣舍山又陷和州沿江下犯江浦

十二月賊高迎祥羅汝才卽曹操破光州官吏士
民屠戮無遺叅將羅于萃擊賊漢南賊追至子
午谷又敗之賊奔饒風關

補錄毛馬魏傳四公疏畧

周延儒未枚卜之前上獨召對日西而入星移始
出語秘莫傳舉朝驚駭御史毛羽健疏言其事
畧曰國家設閣臣以脩顧問設九卿以課職掌
設臺省以司糾彈封駁大小相維壅蔽不生祖
宗立法良有深意皇上每事法祖今日欲訪軍

烈皇小識

卷四

天

國大務耶一二執政誰敢不竭股肱欲探機密
隱情耶二三言路誰敢不披肝胆乃舍葑菲之
遺獨結魚水之契皇上將無謂舉朝皆不足信
惟延儒一人可信乎延儒果有嘉謀讜論亦宜
昭示中外宣付史館俾天下萬事曉然知聖眷
之專有所屬而大小臣工劃然于進退之不可
苟如此昔漢武帝非冠帶不見汲黯宋臣蘇軾
恥由他途進今皇上於延儒召見不以朝叅而
于晏暇非宣室之鬼神何爲前席豈通明之傳

令何爲夜半不幾以南衙之出入而同北門之
學士乎延儒賢者必將形跡自遠不肯冒昧以
赴功名如其不然又安用取此人而用之次年
袁崇煥伏法兵部員外郎陸澄源疏叅羽健爲
崇煥黨同法應同坐有旨革職提問

時王永光起補高捷史塗爲御史御史馬鳴世疏
劾之畧曰王永光以逆璫餘孽作神奸領袖違
旨拂衆薦用高捷史塗兩邪臣夫捷爲霍維華
遺黨一脈相傳皇上豈不知之彼逆案諸臣已
死之灰也而護持逆案諸臣是未剪之翼也若
嚴逆黨之身而寬逆黨之類竊恐鷹眼獨存鴟
音復振其爲芝蘭嘉禾之害非淺鮮也

宣府太監王坤以冊籍委頓劾巡按胡良機有旨
究明奏奪給事中魏呈濶疏爭之畧曰代巡之
任簿書刑名碎如議聚使良機果有註誤則司
道考核應以直柱侯之聖鑒今王坤在鎮良機
亦在鎮而隨以究明奏奪一付中貴之手良機
倘堅如矢之概乎知其不以危改節萬一百練

剛腸化爲繞指與竈窟宅轉爲徑竇不亦羞朝
廷壞士節今後來銜憲而往者靡所展其才歎
乎人見綱紀之司諮訪之使一旦獲戾中貴莫
能自必其命彼半銅分符誰復敢以國事爭抗
者異曰皇上欲聞九邊之動靜監視之善惡奚
從知之

給事中傅朝祐疏畧曰皇上慮周邊境用王坤監
視宣大未嘗令其司彈劾之權操中朝之議也
乃一叅再叅及閣臣縱令閣臣有過朝廷耳目

烈皇小識

卷四

三

之可夫豈乏人乃令中官言之書之史冊何以
示子孫而傳後世哉臣于是不能不爲首輔咎
焉當遣內臣之始何不近援祖制遠援漢唐宋
之覆轍以力諫卽不然相率以去就爭之可也
臣又不能不爲諸輔咎焉當票擬王坤之疏曷
不直言揭奏正義貢坤爲皇上遵祖制爲朝廷
持大權而顧唯唯以聽之乎臣不特爲閣臣惜
而深爲國體惜爲天下治亂之大關惜也

九月丙子特援武舉陳啓新爲吏科給事中啓新

上疏言天子有三大病曰科目取人資格用人
推知行取科道惟皇上停科目以詘虛文舉孝
廉以崇實行罷推知行取以除積橫之習而且
蠲災傷錢糧蘇累困之民專拜大將舉行登壇
推轂之禮使得節制有司便宜行事庶幾民怨
平而寇氛靖等因啟新賚疏跪正陽門者三日
內奄輩傳聞大內上閱其疏異之特命授職閣
臣不敢繳旨六科未敢執爭本科給事中顏繼
祖疏請增設公座嗚呼閣臣科臣真可謂無人

烈皇小識

卷四

三

矣

三月下禮部右侍郎陳子壯于獄時上篤厚天潢
以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財能堪任用者宗
人府具以名間朝廷考驗授官其遷除如常例
命下部行之子壯先詣政府力言其不可行之
故烏程盛稱皇上神聖臣子不宜異同子壯曰
世宗最英明然附廟之議勲戚之獄當時諸臣
猶執持不已今皇上威嚴有類世宗公之恩
遇孰與張桂但行將順而廢匡正恐非善則歸

君之義也烏程大愠既而子壯上疏言宗秩改授適開僥倖之門隳藩規濶銓政等云方疏之入也尚書黃士俊恐觸聖怒辭不列名疏上上果大怒適當御茶擲茶甌于地烏程稟旨罪其阻詔間親法司提問

五月大學士錢士升罷嘉善之入政府也實由烏程頗相結納凡烏程有所舉動每令嘉善先發而後繼之如用家宰謝陞總憲唐世濟皆烏程意也而嘉善成之烏程之攻先文肅也引嘉善

烈皇小識

卷四

三

爲助嘉善効力甚至及先文肅與香山同日去國烏程遂以嘉善爲墜物矣適有武生李璉疏言致治在足國請搜括巨室充餉嘉善稟嚴旨以進有旨卿以密勿大臣卽欲要譽已足致之母庸汲汲而嘉善始危又嘉善弟士晉巡撫雲南狼籍大著經歷吳鯤化疏許士晉贓私不法諸事烏程卽稟嚴旨仍戒晉江無得漏言嘉善再疏卽罷

祭酒倪元璐疏叅鄒華畧曰昨見黃安縣生員鄒

華妄行薦舉列及臣名不勝駭異陛下求言若渴本欲宣隱豁幽而宵小干進薄孔孟爲糟糠網簪纓爲桃李吳鯤化部民也叅及撫按鄒華下士也薦及朝紳如是而望朝廷之上昂首伸眉豈可得乎

原任山東滋陽知縣成德每辱溫體仁于朝成德持身廉介筐篚絕響又賦性峭直不能左右上官先文肅在朝廷極稱道之御史禹好善巡按山東具疏叅劾先文肅大爲稱屈德又有疏叅

烈皇小識

卷四

三

烏程奉旨下獄好善遂叅及先文肅云成德係舊輔文某私人此疏係文某屬草以授德者時申布政紹芳已逮到下部羣小合謀擬借事株連代烏程修怨勢岌岌矣適先文肅以六月去世羣謀始解申成俱行遣戍成之母伺烏程入朝欄輿醜詈且集瓦礫擲之烏程狼狽走免隨具疏奏聞有旨着五城驅逐而烏程令錦衣尉加校尉五十名護視人謂成母此舉不減施全之刺秦檜云後闖逆入犯破昌平成母同其媿

若女俱自投井中

遼山東巡按張孫振孫振疏叅提學袁繼成繼成素有廉明之譽巡撫吳姓業保薦之矣有旨以撫按舉劾互異嚴行詰問姓具疏備陳繼成居官廉明當薦不當劾并列孫振不職諸狀時長安闕然皆不平其事都察院遂疏叅孫振是非顛倒大負代巡之職宜行提問以儆官邪有旨孫振速問姓與繼成供職如故

嘉善旣去晉江以病卒復行枚卜上點句容孔貞烈皇小識

卷四

三

運江夏賀逢聖南海黃士俊俱以尙書入閣淄川因是亦得加尙書丙辰不考館而冊甲三人皆大拜庚戌亦不考館選冊甲三人俱不得正揆席而武陵金溪補其闕亦一異也

千戶楊光先疏論陳啓新溫體仁昇棺隨其後上大怒命廷杖八十遣戍遼西極邊

祭酒倪元璐罷先文肅旣去烏程恨倪公刺骨必欲逐之而後快言路部僚莫有應者乃以京營爲餌欣動武弁誠意伯劉孔昭應募遂摘倪冒

封事併及許生重熙蓋熙曾纂有五陵注畧以書生不當妄言國事也倪請于家取前所給誥勅驗無冒封事罪無可坐烏程票旨該部議處至是部覆上有旨倪元璐冠帶閑住去許重熙革去衣巾書板追毀後京營缺不可得遂以南京操江賞之孔昭卽前叅侯恂以媚烏程者嗚呼青田有此孫辱青田矣

七月外兵入攻上命太監李國輔守紫荆關許進忠守倒馬關張元亨守龍門關崔良用守固關

烈皇小識

卷四

壹

孫繼武劉元斌率禁旅六千防治河口上又命太監魏國徵守天壽山尋以國徵總督昌宣等營以鄧良輔守之鄧希詔監視中西二協杜勳監視東協陸張元佐仇維俱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通州時所遣內奄皆卽日出城上語閣臣曰內臣卽日就道而侍郎三日尙未出何怪朕之用內臣耶上又命太監盧維寧總督通津臨德軍務兼理漕運河道

上命兵部尙書張鳳翼總督各鎮勤王兵關寧太

監高起潛爲總監寧錦總兵祖大壽爲提督直
援霸州

工部右侍郎劉宗周疏畧曰人才之不競非無才
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今天下卽乏才亦何至盡
出二三中官下每當緩急之際必授以大任三
協有遺通津臨德有遣又重其體統等於總督
將置總督於何地是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于
中官每相結納而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
用小人之君子無黨比中官之君子皇上誠欲
烈皇小識
卷四
美
進君子而退小人而復用中官以叅制之此明
示以左右袒也不報

御史金光宸疏叅侍郎仇維禎首叙內臣功爲借
援又請內臣督兵爲蔑法并及本兵張鳳翼上
弗善也至是爲授勦事召對廷臣于平臺并召
光宸上詰之曰仇維禎方至通州爾卽借題沽
名乎上時怒甚直欲按紅牌處斬適迅雷暴雨
直震御前乃止僅行降調

工部右侍郎劉宗周疏畧曰皇上以不世出之資

際中興之運卽位之初銳意太平甚盛心也而施爲次第之間未得其要屬意邊疆賊臣以五年復遼之說進遂至戎馬生郊震及宗社而皇上遂有積輕士大夫之心矣由此而耳目參于近侍心腹寄於干城厥衛可諷防而告密之風熾詔獄及卿士而堂簾之情隔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承獨斷而詔諛之風日長甚者叅劾之法惟重徵輸官愈貪民愈甚而賦愈逋總理之外復設監紀權愈分法愈廢

烈皇小識

卷四

三

而盜愈多夫君臣相遇最難也得一文某以單詞報罷矣得一陳子壯又以過憲下獄矣於是井市雜流乃得操其訛說乘間抵隙以希進用國事尙可問哉夫皇上不過始於一念之矯枉而積漸之勢釀爲厲階遂幾於莫可匡救則今日轉亂爲治之機斷可識已皇上所特以治天下者法也所以法者道也如以道則必體上天生物之心而不徒倚用風雷念祖宗學古之益而不致輕言更改以寬大養人材以拊結人心

而且還內侍以掃除之役正懦帥以失律之誅
愼宗潢以改秩之授特頒尺一之詔遣內廷臣
賫內帑巡行郡邑爲招撫使赦其罪撫恤流亾
者專責撫鎮陳師險阻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
歸誅渠之外不殺一人此聖人治天下之明效
也武生陳啓新一言投契立置清華此誠盛事
臣愚謂宜先令以冠帶辦事黃門如試御史例
俟數月後果有忠言奇計實授未晚不然如名
器可惜何皇上天縱神明而諸臣不能以道事

列皇小識

卷四

三

君徒取一切可喜之術臣竊痛之不報

九月北兵從建昌冷口出守將崔秉德請統兵先
遏其歸路總將高起潛不敢前進揚言當半路
擊之及報至北兵已盡出口猶觀望兩日始進
至石門

時當八月鄉試之期以城守暫輟及北兵旣退改
期十月亦文運之厄也

北兵陷昌平將天壽山陵寢禋殿盡行拆毀北兵
退後督撫奏稱忽有怪風從東北起將陵寢禋

殿盡行吹壞有旨卽着估價修理上下相蒙不
復究竟而閣臣樞臣反叙功加恩三新叅俱加
太子太保薊督丁魁楚戴罪管事薊撫吳阿衡
供職如故

烈皇小識卷之四終

烈皇小識

卷四

三

掛脚收地

太子太保薊督丁魁楚戴罪管事薊撫吳阿衡
供職如故

